



上图：黄永玉作品《宋元君到底想画啥图》。

是自家瓶中的花卉，题跋里又说了一段故事：一个客人话很少，但唱了一首歌。他在画上题“我记不起他为什么留了下来，也忘记我们有没有过会心的交谈。他掀起钢琴盖，弹了个前奏，自己歌唱起《茉莉花》来，唱完之后站了起来，合上盖，慢慢走出大堂，握手之后走了。一个人怎么走法，想不起来。”后来他问女儿，这个话少唱《茉莉花》的客人是谁，答曰：罗大佑。

朋友送来一只“和狗差不多大的龙虾”，黄永玉在享受美食之余，不忘把它画了下来，又题上了一篇《龙虾姻缘》，讲的是他为送龙虾给他的年轻人说媒未果的故事，文中末尾不无自嘲地写道：“若是两家好事介绍成功了，那只狗大的龙虾就不会摆在我家饭桌上了。”每逢画展、节日、生辰，喜爱热闹的黄永玉总会邀请一众友朋前来小聚，每次聚会的请柬必亲自手绘，例如他的“水浒人物紫砂壶展”，画了一个叼烟斗的老头手拿茶壶，题着“年纪大了，活得好好的，空耗着

双手总是愁人的，所以找了这些事来做。您有空来看看”。九十八岁的生日宴，黄永玉不仅画了自己，还把万荷堂里一众小动物们都画在了一起，写上“我九十八了，活该请你到万荷堂喝一杯”，还有一幅画了两只龅牙兔子与一个缺牙女孩，三人哈哈大笑，画上写道：“九月十日是中秋，请来我家看月亮”，最后一行还特别注明了两字——“管饭”，实在令人捧腹不已。

文章和画里的喜怒哀乐，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，毫无装腔作势之感。

黄永玉是个爱花人，除了荷花，水仙花是他画得最多的题材，几乎每年正月，他家案头都要供一盆水仙。此次展出的《水仙图》作于己亥正月初一，黄永玉在题跋里谈及自己与水仙的渊源，原来他从小出入盛产水仙的闽南，对水仙有着特殊的情感羁绊。水仙花从萌芽到凋谢不过一个月，几十年来也提醒着看花人“时光倏忽，人世渺茫”，转眼百年过去，甚至让人觉得“有点好笑和残忍”。在画卷末端，黄永玉用红笔补题：“美，很易消逝，艺术的使命是挽留。”

画展中最特别的是一幅名为《今夜》的画作，它的尺幅并不大，中国美术馆却给它一整个展厅，深深吸引所有观者的驻足。黄永玉画的是他晚年最后一个家，北京太阳城的一个美好宁馨的夜晚，夜空之上繁星闪烁，湖面之中倒映着排排屋舍，四周花木葱茏，祥和美好，他为这幅画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愿上天给人间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今夜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十年如此，百年如此。告诉子孙们，人应该拥有今夜之权利，过宁馨如今夜之日子。这幅留在人手，我愿它能平安地保存下来，欣赏它，试着猜想，作者和观众当年在这幅画前的笑容和笑声，比如考古学家在未来的某一天对今夜的观众说，这幅画是一个九十多岁近一百岁的老头画的，水平虽然算不得高，留传至今，起码能给后人一点欢喜，告诉我们，那时候人们是如何打发日子的。”

“画画的人，永远是个孤独的行者。他要对付自身、身旁、世界、所有的惊涛骇浪的人情世故，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、安详。”画展连续了整整半个月，每天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内都人头攒动，免费申请入场的门票早就预约满了，早晨七点多离开馆还有好几小时，就有不少人来排队等候。从老人到孩子，展厅里充满着会心的欢笑，也有感动的泪水，人人都爱黄永玉，尽管画作者本人再也看不到了。斯人已逝，但在这批生命最后时刻创作的辉煌巨作前，人们深深地感受到，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黄永玉，百年来始终深深爱着这个世界，包括它的美好与苦难。■